



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（古代哲學史）

第一編 導言

哲○學○的○定○義○ 哲學的定義從來沒有一定的。我如今也暫下一個定義：『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、從根本上著想、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、這種學問叫做哲學。』例如行為的善惡、乃是人生一個切要問題。平常人對著這問題、或勸人行善去惡、或實行賞善罰惡、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決。哲學家遇著這問題、便去研究什麼叫做善、什麼叫做惡；人的善惡還是天生的呢、還是學得來的呢；我們何以能知道善惡的分別、還是生來有這種觀念、還是從閱歷經驗上學得來的呢；善何以當爲、惡何以不當爲；還是因爲善事有利所以當爲、惡事有害所以不當爲呢；還是只論善惡、不論利害呢；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方面。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想、方可希望有一個根本的解決。因爲人生切要的問題不止一個、所以哲學的門類也有許多種。例如

一、天地萬物怎樣來的（宇宙論）

二、知識思想的範圍、作用、及方法。（名學及知識論）

三、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爲。（人生哲學、舊稱『倫理學』）

四、怎樣纔可使人有知識、能思想、行善去惡呢。（教育哲學）

五、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、如何管理。（政治哲學）

六、人生究竟有何歸宿。（宗教哲學）

哲學史。這種種人生切要問題、自古以來、經過了許多哲學家的研究、往往有一個問題發生以後、各人有各人的見解、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、遂致互相辨論。有時一種問題過了幾千百年、還沒有一定的解決法。例如孟子說人性是善的、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、荀子說性是惡的。到了後世、又有人說性有上中下三品、又有人說性是無善無惡可善可惡的。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、和種種解決方法、都依著年代的先後、和學派的系統、一一記敘下來、便成了哲學史。

哲學史的種類也有許多：

一、通史。例如中國哲學史、西洋哲學史之類。

二、專史。

(一)專治一個時代的。例如希臘哲學史、明儒學案。

(二)專治一個學派的。例如禪學史、斯多亞派哲學史。

(三)專講一人的學說的。例如王陽明的哲學、康德的哲學。

(四)專講哲學的一部份的歷史。例如名學史、人生哲學史、心理學史。

哲學史有三個目的。

(一)明變。哲學史第一要務，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。例如孟子、荀子同是儒家，但是孟子、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。孟子又和荀子不同。又如宋儒、明儒也都自稱孔氏，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，也不是孟子、荀子的儒學。但是這個不同之中，却也有個相同的所在，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。這種同異沿革的線索，非有哲學史，不能明白寫出來。

(二)求因。哲學史目的，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，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。例如程子、朱子的哲學，何以不同於孔子、孟子的哲學？陸象山、王陽明的哲學，又何以不同於程子、朱子呢？這些原因，約有三種：

(甲) 個人才性不同。

(乙) 所處的時勢不同。

(丙) 所受的思想學術不同。

(三) 評判。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，哲學史的責任還沒有完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：這便叫做評判。但是我說的評判，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。那種『主觀的』評判，沒有什麼大用處。如今所說，乃是『客觀的』評判。這種評判法，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。這些效果的價值，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。這些效果，大概可分爲三種：

(甲) 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，發生何種影響。

(乙) 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，發生何種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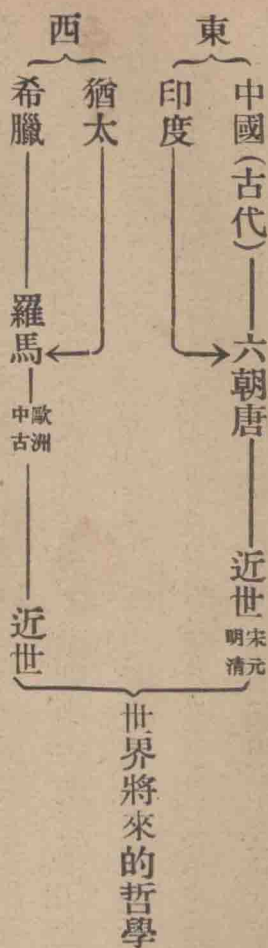
(丙) 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，可造出什麼樣的人格來。

例如古代的『命定主義』說得最痛切的，莫如莊子。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

在無所不包，故說『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所謂人之非天乎？』因此他有『乘化以待盡』的學說。這種學說，在當時遇著荀子，便發生一種反動力。荀子說『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』，所以荀子的天論，極力主張征服天行，以利人事。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，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，牢不可破。在社會上，好的效果，便是一種達觀主義；不好的效果，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。造成的人才，好的便是陶淵明、蘇東坡；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。

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。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爲東西兩支。東支又分印度、中國兩系。西支也分希臘、猶太兩系。初起的時候，這四系都可算作獨立發生的。到了漢以後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，成了歐洲中古的哲學。印度系加入中國系，成了中國中古的哲學。到了近代，印度系的勢力漸衰，儒家復起，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。歷宋元明清，直到於今。歐洲的思想，漸漸脫離了猶太系的勢力，遂產生歐洲的近世哲學。到了今日，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，互相影響。五十年後，一百年後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，也未可知。

附世界哲學統系圖



中國哲學史的區分。中國哲學史可分三個時代：

(一) 古代哲學。自老子至韓非，為古代哲學。這個時代，又名『諸子哲學』。

(二) 中世哲學。自漢至北宋，為中世哲學。這個時代，大略又可分作兩個時期：

(甲) 中世第一時期。自漢至晉，為中世第一時期。這一時期的學派，無論如

何不同，都還是以古代諸子的哲學作起點的。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，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，王充的天論得力於道家，性論折衷於各家，魏晉的老莊之學，更不用說了。

(乙) 中世第二時期。自東晉以後，直到北宋，這幾百年中間，是印度哲學在中國最盛的時代。印度的經典，次第輸入中國。印度的宇宙論、人生觀、知識論、名學、宗教哲學，都能於諸子哲學之外，別開生面，別放光彩。此時凡是第一流的中國思想家，如智顗、玄奘、宗密、窺基，多用全副精力，發揮印度哲學。那時的中國系的學者，如王通、韓愈、李翱諸人，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。他們所有的學說，浮泛淺陋，全無精闢獨到的見解。故這個時期的哲學，完全以印度系爲主體。

(三) 近世哲學。唐以後，印度哲學已漸漸成爲中國思想文明的一部份。譬如喫美味、中古第二時期是仔細咀嚼的時候。唐以後便是胃裏消化的時候了。喫的東西消化時，與人身本有的種種質料結合，別成一些新質料。印度哲學在中國，到了消化的時代，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結合，所發生的新質料，便是中國近世的哲學。我這話初聽了好像近於武斷。平心而論，宋明的哲學，或是程朱，或是陸王，表面上雖都不承認和佛家禪宗有何關係，其實沒有一派不會

受印度學說的影響的。這種影響，約有兩方面。一面是直接的。如由佛家的觀心，回到孔子的『操心』，到孟子的『盡心』、『養心』，到大學的『正心』，是直接的影響。一面是反動的。佛家見解儘管玄妙，終究是出世的，是『非倫理的』。宋明的儒家，攻擊佛家的出世主義，故極力提倡『倫理的』入世主義。明心見性，以成佛果，終是自私自利；正心誠意，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便是倫理的人生哲學了。這是反動的影響。

明代以後，中國近世哲學完全成立。佛家已衰，儒家成爲一尊。於是又生反動力，遂有漢學宋學之分。清初的漢學家，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，來解古代經典，有『望文生義』、『增字解經』種種流弊。故漢學的方法，只是用古訓、古音、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，來求經典的原意。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，還只是儒家的內鬨。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，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，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。故清初的諸子學，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，一種參考書。不料後來的學者，越研究子書，越覺得子書有價值。故孫星衍、王

念孫、王引之、顧廣圻、俞樾諸人，對於經書與子書，檢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。到了最近世，如孫詒讓、章炳麟諸君，竟都用全副精力，發明諸子學。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，到此時代，竟成專門學。一般普通學者，崇拜子書，也往往過於儒書。豈但是『附庸蔚爲大國』，檢直是『婢作夫人』了。

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，可稱爲古學昌明的時代。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、校勘、訓詁的工夫，那些經書子書，方纔勉強可以讀得。這個時代，有點像歐洲的『再生時代』。再生時代西名 Renaissance 舊譯文藝復興時代。歐洲到了『再生時代』，昌

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，故能推翻中古『經院哲學』。舊譯煩瑣哲學，極不通。原文爲 Scholasticism，今譯。

原義。的勢力，產出近世的歐洲文化。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，不但有古書可讀，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，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。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，有這兩個大源頭：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；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。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後，中國若不

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，那就真是孤負了這個好機會了。

哲學史的史料。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。一是明變，二是求因，三是評判。但是

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，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。這個根本工夫，叫做述學。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、科學的方法、精密的心思，從所有的史料裏面，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、思想淵源、沿革和學說的眞面目。爲什麼說『學說的眞面目』呢？

因爲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，往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學說併入某人的學說，例如如韓

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。又如墨子經上下、或把假書作爲眞書，如管子春秋之類。或

把後人加入的篇章，作爲原有的篇章，此篇諸子書皆不能免。試舉莊子爲例。莊子書

者。其他諸篇，或不懂得古人的學說，遂致埋沒了；如墨子經

意；又如漢人用分野、爻辰、卦氣、說易經、宋人用太極圖、先天卦位圖、說易經。或各用己意

解古書，鬧得後來衆說紛紛，糊塗混亂。又如大學中一格物二字，解者多至七十餘家。有此

種種障礙，遂把各家學說的眞面目大半失掉了。至於哲學家的一生行事，和所居的

時代，古人也最不留意。老子可見楊朱，莊周可見魯哀公，管子能說毛嬙西施，墨子能

見吳起之死、和中山之滅、商鞅能知長平之戰、韓非能說荊齊燕魏之亡。此類笑柄、不可勝數。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、或言二百餘歲、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、老子還不曾死。那種神話、更不足論了。哲學家的時代、既不明、如何能知道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？最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於王官；又說『合其要歸、亦六經之支與流裔。』漢書藝文志。看胡適「諸子不出於王官論」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七號。諸子既都出於王官與六經、還有什麼別的淵源傳授可說？

以上所說、可見『述學』之難。述學的所以難、正爲史料或不完備、或不可靠。哲學史的史料、大概可分爲兩種：一爲原料、一爲副料。今分說於下：

一、原料。哲學史的原料、即是各哲學家的著作。近世哲學史對於這一層、大概沒有什麼大困難。因爲近世哲學發生在印書術通行以後、重要的哲學家的著作、都有刻板流傳；偶有散失埋沒的書、終究不多。但近世哲學史的史料、也不能完全沒有疑竇。如謝良佐的上蔡語錄裏、是否有江民表的書？如朱熹的家禮、是否可信爲他自己的主張？這都是可疑的問題。又宋儒以來、各家都有語錄、都是門弟子筆記的。這些語

錄、是否無誤記誤解之處、也是一個疑問。但是大致看來。近世哲學史料還不至有大困難。到了中世哲學史、便有大困難了。漢代的書、如賈誼的新書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、都有後人增加的痕迹。又如王充的論衡、是漢代一部奇書、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爲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辯護、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。篇末又有『論衡終之、故曰亂龍、亂者終也』的話、全無道理。明是後人假造的。此外重複的話極多。僞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。又如仲長統的昌言、乃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有數的書、如今已失、僅存三篇。魏晉人的書、散失更多。三國志、晉書、世說新語、所稱各書、今所存的、不過幾部書。如世說新語、說魏晉注莊子的有幾十家、今但有郭象注完全存在。晉書說魯勝有墨辯注、今看其序、可見那注定極有價值、可惜現在不傳了。後人所編的漢魏六朝人的集子、大抵多係東鈔西摘而成的、那原本的集子大半都散失了。故中古哲學史料最不完全。我們不能完全恢復魏晉人的哲學著作、是中國哲學史最不幸的事。到了古代哲學史、這個史料問題更困難了。表面上看來、古代哲學史的重要材料、如孔、老、墨、莊、孟、荀、韓、非的書、都還存在。仔細研究起來、這些書差不多沒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。大

概老子裏假的最少。孟子或是全真，或是全假。宋人疑孟子甚多。依我看來，大約是真的。稱『

子曰』或『孔子曰』的書極多，但是真可靠的實在不多。墨子荀子兩部書裏，很多後

人雜湊僞造的文字。莊子一書，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僞造的。韓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

二可靠。此外如管子、列子、晏子春秋、諸書，是後人雜湊成的。關尹子、鶡冠子、商君書，是

後人僞造的。鄧析子也是假書。尹文子似乎是真書，但不無後人加入的材料。公孫龍

子有真有假，又多錯誤。這是我們所有的原料。更想到莊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

篇、天論篇、解蔽篇，所舉它囂、魏牟、陳仲即孟子之陳仲子。宋鉞即孟子之宋鉞。彭蒙、田駢、慎到今所傳慎子五傳

佚文。惠施、申不害、和王充論衡所舉的世碩、漆雕開、宓子賤、公孫尼子，都沒有著作遺

傳下來。更想到孔門一脈的儒家，所著書籍，何止大小戴禮記裏所採的幾篇，如此一

想，可知中國古代哲學的史料，於今所存不過十分之一二，其餘的十分之八九都不

曾保存下來。古人稱『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』，於今惠施的學說，只賸得一百多個字。

若依此比例，恐怕現存的古代史料，還沒有十分之一二呢！原著的書既散失了，這許

多，於今又無發見古書的希望，於是有一班學者，把古書所記各人的殘章斷句，一一

搜集成書。如汪繼培或孫星衍的尸子、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。這種書可名爲『史料鉤沉』。在哲學史上也極爲重要。如惠施的五車書都失掉了，幸虧有莊子天下篇所記的十事，還可以考見他的學說的性質。又如告子與宋鉏的書都不傳了，今幸虧有孟子的告子篇和荀子的正論篇，還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的大概。又如各代歷史的列傳裏，也往往保存了許多中古和近世的學說。例如後漢書的仲長統傳保存了三篇昌言；梁書的范縝傳保存了他的神滅論。這都是哲學史的原料的一部份。

二、副料。原料之外，還有一些副料，也極重要。凡古人所作關於哲學家的傳記、軼事、評論、學案、書目，都是哲學史的副料。例如禮記中的檀弓、論語中的十八十九兩篇、莊子中的天下篇、荀子中的正論篇、呂氏春秋、韓非子的顯學篇、史記中各哲學家的列傳，皆屬於此類。近世文集裏有許多傳狀序跋，也往往可供參考。至於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及黃宗羲、黃百家、全祖望的宋元學案，更爲重要的哲學史副料。若古代中世的哲學都有這一類的學案，我們今日編哲學史便不至如此困難了。副料的重要，約有三端。第一、各哲學家的年代、家世、事蹟，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，往往須靠這種副料。

方才可以考見。第二、各家哲學的學派系統、傳授源流、幾乎全靠這種副料作根據。例如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別、爲他書所無。天下篇說墨家的後人、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、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、『可考證後世俗儒所分別的『名家』原不過是墨家的一派。不但『名家出於禮官之說』不能成立、還可證明古代本無所謂『名家』。說詳見本篇第八篇。第三、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、全靠這種副料裏面、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、借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。大旨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鉞、彭蒙、田駢、慎到、惠施、公孫龍、桓團及其他辯者的學說、如荀子正論篇所稱宋鉞的學說、都是此例。上節所說的『史料鉤沉』也都全靠這些副料裏所引的各家學說。

以上論哲學史料是什麼。

史料的審定。中國人作史、最不講究史料。神話官書、都可作史料、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。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、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。孟子說、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』。孟子何等崇拜孔子、但他對於孔子手定之書、還持懷疑態度。何況我們生在今日、去古已遠、豈可一味迷信古書、甘心受古代作僞之人的欺騙？哲學史

最重學說的真相、先後的次序、和沿革的線索。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爲眞書，必致（一）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；（二）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；（三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。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爲例。管子這書，定非管仲所作，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、和一些儒家的議論，如內業篇、如子職篇、如術等篇。和一些道家的議論，如白心、心術等篇。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，併作一書；又僞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，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，遂附會爲管仲所作。今定此書爲假造的，證據甚多，單舉三條：

（一）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，又記桓公之死。管仲死於西歷前六四三年。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。西施當吳亡時還在。吳亡在西歷前四七二年，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。此外如形勢解說『五伯』七臣七主說『吳王好劍，楚王好細腰』皆可見此書爲後人僞作。

（二）立政篇說『寢兵之說勝，則險阻不守；兼愛之說勝，則士卒不戰。』立政九敗解說『兼愛』道『視天下之民如其民，視人國如吾國。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。』這明指墨子的學說，遠在管仲以後了。法法篇亦有寢兵之語。